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071
17 March 1978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〇七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五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理查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国：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哈塞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尼日利亚 哈里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委内瑞拉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8-70084/A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606)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607)

主席：黎巴嫩、以色列、埃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也门等国代表曾经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被邀参加讨论今天议程上的项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我刚才提到的各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收到S/12608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他在信里要求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对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辩论。这项提议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三十九条的规定提出的，但是，如果理事会通过这个提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将使该组织取得一个会员国根据第三十七条应邀参加辩论时所享有的同等权利。

有哪一位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愿意就这个提议发言？

扬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要以美国代表的身分申明，我国政府不能够同意关于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使它取得会员国所享有的同等参加权利的提议。我们认为理事会的邀请条件在过去的场合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要重申我们的看法。由于这个理由，我们希望就这个邀请提议进行表决。

主席：既然没有任何其他安理会成员想在这个阶段发言，我就认为安理会准备对这项邀请提议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玻利维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加蓬、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大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因此，这项提议获得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和赫佐格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在协商时提出的一项提议是，在安理会就议程上这个项目进行讨论期间，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我打算现在将这项提议付诸表决。表决前有哪一位安理会的成员愿意发言？

扬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国政府既然基于只有国家才应该派代表出席安理会的理由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派代表出席安理会，因此我国政府也反对邀请巴解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既然没有任何其他安理会成员想在这个阶段发言，我就把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讨论议程上这个项目期间在安理会议席就坐的提议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玻利维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加蓬、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黎巴嫩)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这项提议获得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因此，这项提议获得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阿卜杜拉·马吉德先生（埃及）、努塞贝赫先生（约旦）、胡萨米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哈达德先生（也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除了议程中列出的文件之外，我要提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下列文件：S/12589, S/12600, S/12602和S/12604。

第一位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对过去三年以来遭受空前惨剧的黎巴嫩而言，这些日子是特别悲惨的。在这最古老、最和平的土地上，许多城市被毁，数以千计的人民死亡，社会遭受破坏，留下了持久而至深的血迹。

我的国家黎巴嫩再度遭到流血，成为侵略的目标。我们竟因坚信和平、自由和国际社会法治等理想而付出这样的代价。

事实上，世界社会对一个它十分爱惜的国家的命运竟如此漠不关心是十分罕见的事，因为这么小的国家对世界和人类历史作出如此多的贡献也是十分罕见的。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只说这么多就够了。

安理会现在召开会议就是为了终止最野蛮的侵略行径。我要强调指出，我们的主要关切是，联合国应当能够维护《宪章》的精神和文字，阻止以色列按照它自己的意思任意利用国际法，在同时充当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而国际社会在这里开会，无所事事地看着一个成员国遭受极度的痛苦。

我不必一味地从事于毫无用途的辞令了，因为事实是众所周知的。那些关于死

(黎巴嫩)

亡和破坏的形象是有计划地并且极其放肆地予以散布的,是常常以极其无耻的方式展示出来的。除了黎巴嫩以外,差不多30年以来我们之中每一个国家所犯下的罪行竟由我们来赔偿。而黎巴嫩是在破碎的中东坚信国家权利的唯一国家。

主席先生,安理会的各位成员:我们要求各位的是什么呢?我要说得简短一点,但是我要保留以后提出提议和答复的权利,我们现在的要求是,让我们在和平与统一生活中生活下去,恢复我们对我们的领土、对我们的所有领土的主权,以及保护我们人民不受到国际谋害。

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和撤退侵犯者应该是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要求,也同样是我们黎巴嫩方面的一致要求。为的是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下去。让我们不但重建黎巴嫩这块可爱的古老的,也让我们在重建和平与良好的国际秩序,从而每个国家都将有权行使其基本人权和国家权利,包括自由地防卫其边界、执行其法律和保护其国民和制度的权利。让我们不容许任何一方在任何虚伪的借口之下阻止这个国家的政府使用它的部队以及受它支配的部队合法地防卫国家的完整和安全,也不容许任何一方以局势不正常为借口进行破坏扼杀和侵犯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最根本原则。

我要在这里以黎巴嫩的名义向全世界再一次表示: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下去。让我们享有和平与安全,恢复我们对人类和一个良好的世界秩序的信心。让我们容许联合国承担起它的责任来。

(以色列)

主席：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赫佐格先生 (以色列)：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你凭你个人的能力以及作为一个拥护法律、正义和议会政治程序原则的主要先驱国家的代表身份主持安理会，是非常合适的。

我衷心相信这次的辩论是不必要的。与问题有关的只有两方。我们双方需要的完全是同样的事，即要彻底恢复黎巴嫩在有关地区的主权。如果那些必定会参加这次辩论的人不进行干涉，不要管我们的事，我们——以色列和黎巴嫩——大概可以毫无困难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一点如实地反映了国际事务的现状和本组织的工作方法。

以色列要求参加这次的辩论，但绝不期望安理会的大多数代表会就事论事地对这个问题予以评价。三十年来安理事没有通过一项决议是对杀害无辜的以色列平民的行为予以谴责的；因此，安理会早已丧失它对恐怖分子暴行引起的行动作出判决的权利。

使安理会的信誉发生疑问的不仅是本组织的公然偏袒行为，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一种过程比以前的任何双重标准更为凶险，更为恶毒——安全理事会根本背弃了它本身的宗旨和原则。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安全理事会“职权”，安理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建立和维持”。

就这句话适用于中东的程度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过去四个月开始进行首次真正和平对话，另一方面也看到有人公开承认誓死要破坏和扼杀和平对话。每一个国家要自行宣布它赞成和谈还是反对和谈，这项选择是从来没有那么明确的。本世界组织罔顾萨达特总统去年十一月前往耶路撒冷的重要访问，反而继续对以色列进行无益的谴责，这就说明了本组织的立场。事实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没有发表过一个声明是鼓励和谈、敦促以色列附近的其他国家也参加和谈的。

如果大家回顾一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这个恐怖分子组织的一名怀枪的领导人竟在本组织的大会堂获得各国代表全体起立欢迎，那么我们究竟还期

(以色列)

望甚么呢？而在此不久以前，这些所谓自由战士曾大展身手，一九七〇年在阿维维姆附近的一辆校车上杀害了十二名学童和他们的老师，一九七二年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残酷地枪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这些解放者的领导人连生活在其声言要解放的人民当中的勇气也没有，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这位领导人在本组织大会堂受到欢迎的前一年，据苏丹尼迈里总统说，正是这名恐怖分子亲自残酷地下令杀害美国大使及其助手以及比利时临时代办；他们被杀害前，手脚被绑在喀土穆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地下室内椅子上。在这位领导人在本组织大会堂受到欢迎以前，曾发生黑暗和可怕的暗杀、死亡和毁灭的事件，为祸全世界，一再殃及妇孺。在这位领导人在本组织大会堂受到欢迎以前，那个恐怖分子曾带头散布不分皂白的国际恐怖行为，殃及世界各地的无辜人民。

经过漫长的六年讨论，搪塞和欺人之谈，本组织竟然不能够商定一项决议对恐怖主义予以谴责，对残暴地屠杀无辜的妇孺，屠杀怀中的婴儿的刽子手，予以谴责。但是，本组织同时又认为应当使那个组织的观察员坐在安理会议席上，而那个组织曾公开地、自豪地宣称负责进行残酷的暗杀和计划周全地杀害幼小的儿童——三岁的、五岁的；一名吹单簧管的十四岁男孩子；杀害他们的双亲和兄弟姐妹，而他们的作法并没有什么阴谋，只不过和千百万的家庭一样，要全家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那个组织还杀害了一名来自异地的年轻女子摄影师，她前往以色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

那个组织宣布可以天天继续进行这种违反人道的恐怖行为，而本机构竟邀请其观察员参加安理会的会议，并且破坏本组织的宪章和规则，使他坐在议席上，那么又怎能期望本机构保持它的声望和道德地位？关于这种毫无人性、不分皂白地杀害小孩、妇女、无辜的路过人的行为；那位经安理会给予席位的观察员上星期日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上说：

“这些行动……差不多是近乎正常的……这些行动会时时发生……这些行动一定会继续发生……”。

(以色列)

安全理事会不单是对以色列违背其本身的任务和职司。当成千上万的人在黎巴嫩惨烈的内战中被屠杀的时候——约有50,000人死亡,100,000人受伤——安理会在两年的浴血期间没有开过一次会审议这个问题。黎巴嫩代表刚才已指出了这点。当非洲之角爆发了全面战争之后,安全理事会一直保持缄默,虽然认为索马里军队大规模地进入埃塞俄比亚对和平不是一种威胁。在西撒哈拉进行中的一场战争牵涉到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尽管数以百计的人伤亡,可是并没有引起安理会的注意。

以色列没有期望联合国在一夜之间改变本性。但是,作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最坚定的斗士之一,以色列今天出席这个论坛,再次声明绝不会向恐怖分子的要求屈服,并且坚决与这种罪恶战斗,直到一般男女儿童的生活能够无惧于不分皂白的袭击和谋害。因此之故,以色列国防部队才进军黎巴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以色列今天来到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是要控诉那些屠杀我国公民的罪犯及其帮凶。

自一九六八年起,我们亲眼目睹了在全世界发生的1,500宗左右不同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安全理事会不为所动,连一次的行动也没有采取。一九七二年,在屠杀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发生后,秘书长曾企图在大会上就恐怖主义问题通过一项决议,但是一直受到巴解组织的支持者的破坏,迄今已达六年之久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曾在一九七六年提出一项禁止劫持人质的公约草案,但是此事竟任其陷入联合国各委员会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去年十月,在摩加迪沙劫机事件发生后有了一线的乐观希望,当时国际民航驾驶员协会联合会声言,除非联合国采取行动防止空中的恐怖主义行为,该会在四十八小时内要实行罢工。但是连这一次的行动也是无结果的妥协告终。就在数星期以前,美国民航驾驶员协会主席对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说:

“我们完全相信,联合国既没有意志,也没有办法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由几个强大的国家采取单方面或双方面的行动是唯一可行的实际途径。”

(以色列)

以色列对本组织应付恐怖行为和恐怖分子的能力和意愿老早就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进军黎巴嫩。

过去，在恩德培和其他地方，以色列曾和恐怖主义战斗过。在没有消灭这种残害无辜的男女小孩的蔓延毒瘤以前，我们决不会停止战斗。联合国迄今表现的冷落态度，不单陷害了以色列，也陷害了所有不愿卑恭屈膝，决意反抗的国家——象荷兰，这个星期刚使无辜的人质获得释放；象埃及，仅在数星期以前，它的突击队在拉尔纳卡遭到别人从背后枪杀，这些人中有阿拉法特特地从贝鲁特派到塞浦路斯的巴解组织的一个小组的十六名成员——从背后枪杀这些埃及士兵的人也就是上星期杀害以色列儿童的人；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的部队在摩加迪沙救出了被劫持的乘客；此外，还有十数个其他的国家。

就在我现在发言这个时刻，罗马正发生一宗惊人的事件，一个和巴解组织同属“国际恐怖行动”的恐怖组织劫持了意大利一名卓越领导人，以便强迫意大利政府向无政府统治屈服。其中有一些恐怖分子以及来自西德、土耳其、伊朗、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恐怖分子全都发誓要推翻他们本国的合法政府，他们的丑恶和狠毒的手法，是从黎巴嫩的巴解组织营地内这个国际恐怖中心那里学来的。值得指出的是，阿拉伯联盟每年向巴解组织这个恐怖组织提供的4,500万美元中，有3,460万美元是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利用这笔钱和利比亚这个国际恐怖行为的军需官供应的金钱在这些营地训练来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以期到处散布恐怖之祸，打击法律和秩序的要害，使世界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和摧毁法治社会；这些法治社会当中有一些今天也在安理会会议厅派有代表。

事实上，环顾一下安理会的议席，我看到一些曾受到这种国际恐怖和谋杀行为的祸害的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的保安部队人员被今日世界上包庇谋害行为的人出钱购买的武器和弹药杀害，被炸得粉身碎骨。在我调查这种情况时，我收到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广播电台广播的和报章报导的报告，说有12艘来自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船只最近在蒂雷卸下大量的武器，尽管黎巴嫩当局不断紧急要求停止这种载运。

(以色列)

这项事实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矛盾性。

我们谈到的地区就是黎巴嫩南部，那里是世界上恐怖分子的最大根据地，他们刻意进行恐怖、滥杀、挑衅和暗杀行为，并公开宣称要反对我们在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地区争取和平的任何行动。我们谈到的那个地区是国际恐怖分子对付中东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和温和政府的一个行动焦点和中心。大家记得，暗杀西岸那些曾表示支持萨达特总统的行动的一些阿拉伯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刽子手就是从这个中心来的。暗杀金字塔报编辑的刽子手也是从这个中心来的；这位编辑的罪名是支持萨达特总统的主动措施，和就他在以色列时的见闻发表对以色列有利的意见，因此他遭到残酷的杀害，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威胁也是来自这个中心。

但是，过于责难联合国不采取行动也许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因为这个世界组织到底只不过是反映其会员国的意图、行动和意志力而已。如果我们看到联合国卑恭屈膝，表现一副冷淡的虚伪面孔或甚至公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我们就应该对从事这种活动的个别国家的行为予以检查。

利比亚这个恐怖主义的主要赞助国对上星期六发生的野蛮暴行如所预料地大加赞扬，称其为“一次英勇的袭击”。大马士革电台把屠杀34名（其中包括13名儿童和6名妇女）无辜者的行为称为是“一次勇敢的行动计划和富有传奇性的行动，为巴勒斯坦的行动开辟了新纪元”。该项广播和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的评语互相呼应，认为“这种行动是可以每日重演的”。那些所谓温和派作出同样热烈的反应；沙特阿拉伯电台在利雅得宣称，“这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被占领领土上最伟大的一次行动”。按照沙特阿拉伯的这种定义，显然杀害越多的无辜平民，恐怖分子就越加伟大。有了这种支持，再加上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大量款项，这些暗杀刽子手大可以肆无忌惮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威特的反应，该国目前出席安全理事会从事“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科威特政府的一位发言人在星期日宣称：

(以色列)

“巴勒斯坦革命进行这种行动是很自然的，因为这种行动将证明革命的存在和革命的效力。科威特对〔这个〕革命予以支持。”

科威特政府似乎很快就把刚在去年七月当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科威特飞机时它自己作出的反应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要简要地引述一九七七年七月十日科威特《舆论报》的话：

“如果科威特对这种不择手段的行动作出强烈的反应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了捍卫我们自己和捍卫我们的安全和稳定，即使我们予以沉痛的打击，世人也会原谅我们的……”

“巴解组织和法塔赫运动不立即设法解决这种闹剧，光是对这种行动予以谴责就行了吗？这样怎能希望科威特人民对巴勒斯坦问题表示同情呢？如果科威特继续成为这种打击的目标，如果科威特因此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你们能够责怪科威特吗？”

看起来科威特人民是多么了解以色列人民的心情啊！没有发生任何伤亡的一次轻微事件就引起了这么愤怒的反应。当受到数以百计的这种袭击，引起数十平民伤亡——有的被爆死，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劫持，有的被恐吓时，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国家有几个是能够作出温和的反应的？以色列采用的解决办法也就是上述的科威特的文章最后提议的办法，其中说：

“解决办法只能掌握在科威特手中——使用一种铁腕的解决办法。”

因此，以色列打击了恐怖分子，用科威特报纸的话说，“为了捍卫我们自己和捍卫我们的安全和稳定，即使我们予以沉痛的打击，世人也会原谅我们的。”

一九七〇年九月，即所谓黑色的九月，巴解组织推翻约旦国王侯赛因及其政权的企图失败，最后于一九七一年被约旦驱逐后，大批地进入黎巴嫩，继而利用黎巴嫩作为对以色列采取行动的据点。多年来以色列—黎巴嫩边境一直很平静太平，边境两边的农民和睦相处，对和平的骚扰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暗中的走私行为，这是边境一带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为。巴解组织的到来为该地区的黎巴嫩人以及以色列

(以色列)

人带来了痛苦、屠杀和混乱。自一九七三年底起，由于这些恐怖分子以大炮、卡秋沙火箭炮、迫击炮和恐怖手段从黎巴嫩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而引起的个别侵略作为共有1,548宗。在这些袭击中，有108名以色列公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小孩——被杀害，221人受伤。四年内袭击1,548次——单是这些数字就足以证明以色列最近几天来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也证明了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即以以色列多年以来采取的宽大忍耐态度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上星期六在海法—台拉维夫公路上发生的残酷和野蛮的屠杀行为，不过是一连串残杀和毁灭行为中的又一残酷的环节。这种行为活生生地、惨痛地暴露了这些刽子手已沦为禽兽的地步。

因此，以色列政府面临行使其职责的问题；为了保卫领土及人民不受侵犯，行使自卫权利是每一国政府的天职。

黎巴嫩的阿拉伯人之间发生大屠杀后，黎巴嫩南部已完全陷入混乱的状态；而那次大屠杀简直把这个联合国的一个主权会员国撕得四分五裂，但是本组织竟按照其罕有的逻辑，蓄意不闻不问。巴解组织的行为就和一九七〇年被约旦赶出前的行为一样，制造混乱和破坏，对黎巴嫩南部的基督徒社会进行禽兽不如的暴行。如果我们按照诸如艾希埃赫等巴解组织占领的村庄的境况来衡量，要不是以色列的支援和保护，在以色列—黎巴嫩边境一带设立了所谓“好围栏”，基督徒社会的50,000生灵——男女和儿童——恐怕早就被彻底消灭了。

该地区不可收拾的混乱情况，联合国停火观察员是可以予以证明的；由于该地区没有法律和秩序可言，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也身受其害，而且抢劫和盗匪活动极为猖獗。

去年夏天，以色列力图提醒黎巴嫩政府注意局势的严重性，并就派遣重新组织的黎巴嫩军队进入该地区问题展开谈判。但是，当时的情况使得黎巴嫩军队的高级军官都恐怕性命不保，不敢取道巴解组织占领的地区到边境和以色列进行谈判。他们终于要坐飞机到以色列的海法，从那里再转往边境谈判。这就是黎巴嫩中央政府过去或现在对黎巴嫩南部的控制程度。

(以色列)

我们在等待黎巴嫩军队进入该地并采取正当和合法的控制措施，但是这些谈判结果一无所得。就在数星期以前，叙利亚占领部队——又称为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专横地命令黎巴嫩交出一名黎巴嫩上校由他们处决，因为他当着叙利亚军队胆敢对一个黎巴嫩军营行使黎巴嫩的权力。这个事件多少说明了黎巴嫩政府本身所处的不幸境地。这名曾经捍卫自己的国旗和国家荣誉和尊严的不幸的军官以及他的一些袍泽，最后被黎巴嫩军队即行革职，罪名是做了任何军官会要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

更详细地说明一下上星期的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以色列)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东发生了一件伟大的具有启发性的事件，就是萨达特总统前往耶路撒冷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以色列政府对这一重大的主动措施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反应。直接进行和平谈判的过程于是首次开始了。尽管受到一些挫折，我相信这个过程目前是不可扭转的。同时大家不要忘记，在萨达特总统为了和平事业、为了争取结束该地区的战争和流血，在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抵达以色列的一天，叙利亚宣布全国志哀，利比亚和埃及断绝关系，伊拉克污蔑萨达特总统为叛徒，巴解组织的某些领导人公开威胁要暗杀埃及总统两星期后，抵制份子在国际恐怖的首都——利比亚的黎波里结成同盟，对和平过程进行苛刻的谴责，并且发誓要继续对以色列进行斗争。这些国家的疯狂反应，正好证明了以色列对自己的安全及其公民的安全表示关心是正当的。

更加凶险的是：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苏联突然将大批军火和战争武器输入该地区；苏联是公开谴责和平过程在我们的地区生根的。大批军火沉沉输入叙利亚和伊拉克。最阴险的是，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部队有大量集结的明显迹象。在不到两个月内，有12艘载满军火的船只直接从苏联出发或取道利比亚，在蒂尔港卸下军火。几个月来，黎巴嫩的发言人和新闻媒介对这些险恶的事态发展加以报导，并就其对黎巴嫩主权和平带来的危险发出警告。黎巴嫩的各个领导人曾不断要求封锁蒂尔港口，不让恐怖份子利用。

但是，巴解组织继续肆无忌惮地在黎巴嫩南部集结；最近叙利亚控制的一个恐怖分子集团阿什·赛卡的单位抵达该地为他们增援。靠近以色列边境的恐怖份子数字约增至5,000人。他们占领了该地希伊特斯回教徒居住的村庄，其间不惜采用了极为残暴的手段。上月，即二月二十二日，亚希尔·阿拉法特在大吹大擂中巡视了他们的据点。

巴解组织得以完全自由行动，是因为它完全无视黎巴嫩的主权，是因为黎巴嫩政府无法控制其部分的领土。我们当中谁忘得了黎巴嫩前任常驻代表古拉赫大使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动人肺腑的演说呢？他向大会发言时详细地说明了“巴勒斯坦

(以色列)

经常对黎巴嫩的内政进行干涉，并对其主权进行不可容忍的侵犯”。他提请我们注意，一九七三年，苏莱曼·弗朗吉亚总统“对巴基斯坦分子非法侵领黎巴嫩部分领土的行为曾予以谴责”。他指出，多年来黎巴嫩和巴解组织签订了很多的协议，限制他们在黎巴嫩的驻留和军事活动；但是这些协议未获巴解组织的遵守。他又称：

“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国内俨然自成一国，并且公然蔑视该国的法律和横加利用该国人民的殷勤态度。”(A/31/PV. 32, 第41英文页)

更坏的是：

“多年来他们〔巴解组织〕逐步增加输入黎巴嫩的军火——不同来源的各种性能的军火。他们差不多把所有的难民营改装成军事阵地，有的在贝鲁特的一些主要城市周围，有的在贝鲁特的工商业心脏地带，有的在很多平民聚居地方的附近。”(同上, 第41-42 英文页)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即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约三个月，黎巴嫩当时的付总理福阿德·布特罗斯向黎巴嫩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承认，黎巴嫩政府对该国南部的局势再也无法予以任何控制。这刚好是在一年以前。数天前，即三月十四日，美联社报导称，现任黎巴嫩外交部长布特罗斯曾在贝鲁特和美国大使谈话，并再次说明黎巴嫩政府不能控制该国的南部。

证据是非常明显的。去年夏初，黎巴嫩政府企图派遣重建的黎巴嫩军队进入该地区，但由于巴解组织部队拒不撤退，所以毫无结果。夏季期间，该地的巴解组织和基督徒村民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在以色列的帮助下，基督徒村民才能挡住敌人，幸免于受歼灭。九月再次开始进行谈判，以便使巴解组织的部队撤出该地区，让重建的黎巴嫩军队再次进驻。九月二十六日，以色列发表正式声明，公开地对这些行动表示欢迎。但是，巴解组织内部的各种份子再次声明反对宣布停火，并表示要采取行动破坏停火。这些分子中显然包括法塔赫这个巴解的主要组织以及成为所谓抵制阵线的一部分，由乔治·哈巴什领导的人民阵线。他们力图在该地区重新发动军事行动，这不但是为了阻止黎巴嫩军队在黎巴嫩主权领

(以色列)

土上重新建立起来,同时也是为了破坏当时为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而进行的谈判。

几个月来,在场的联合国观察员是了解到当地局势的实际情况的,尽管他们不大愿意加以承认。联合国行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向我们提交了报告,其中有点离奇地提到该地区“事实上存在的部队”。由于这种转弯抹角的语句显然已不大济事,行火监督组织的二月份报告实际上干脆指出“设想由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甚至就说“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S/11663/Add.53)我们不必作出如此谨慎之状,因为我们大家都明确地了解到黎巴嫩南部数年来的普遍局势。这种局势就是,黎巴嫩政府对其相当大部分的领土已失去控制,而且我胆敢说,已失去主权。

由于这种局势,由于巴解组织在该地区驻留的人数和武器有明显的增加,由于过去几个月来我们观察到的集结,由于巴解组织公开宣布要重复上星期六对以色列进行的暴行,以色列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以色列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办法。以色列按照合法的国家自卫权利——这种捍卫其领土和人民并确保对方今后不再对其进行野蛮的袭击的应有权利——采取了行动。

以色列的做法也是任何有自尊的主权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采取的做法。以色列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

国际法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因此,鲍韦特称:

“为了捍卫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及其国民的生命财产,在不越出这个范围内采取的行动……按照定义不能算是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国际法上的自卫》(1958年),第184—186页)

福西特在《国际法的干涉:对最近一些案例的研究》一文中对此一问题也有清楚的说明:

“当一伙武装人员的入侵是武装攻击的前奏或者本身就构成攻击,而这一伙武装人员所由来的地方的当局不能或不愿控制和制止他们时,则以消灭或摧毁他们的基地为唯一目的的武装干涉按照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是正当的。”

(《教程汇编第103号》,1961年,第二卷)

(以色列)

我不想占用安理会的时间就这个问题进行冗长的法律辩论，但是有一句话要说，上述的法律条文反映了国际法对此一问题的意见，也支持以色列的法律立场。

美国国务卿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一项声明里清楚地反映了美国对这种情况采取的立场。

“…美国政府不能也不会容忍一伙不法之徒在美国边境出没，肆意侵入美国领土从事掠夺，仍逍遥法外；当他们受到追击时，则仗着他们政府的辩解，声称墨西哥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得以越过格朗德河逃生。

“由于威胁日益增加，由于对方不采取行动，不予以合作，将不法之徒绳之于法…由于公然对盗匪头子予以鼓励和援助，要美国撤退〔越过边境的〕…部队…或者阻止部队再次进驻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部队的驻留是防止盗匪进一步进犯的唯一牵制手段，是保护美国人民生命和家园的唯一有效办法。”

(《哈克沃思国际法文摘》，第二卷，第296, 297页)

为了证明我本人不是一味紧跟着安理会理事国中一个超级大国的立场，我要向我的苏联同事保证，按照苏联法律当局对国际法的解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完全正当的。这项解释是从一项议定书草案那里来的；这项议定书草案是以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苏联就侵略定义问题向军缩会议总务委员会提出的提案为根据的。苏联又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对确立侵略定义问题向第六委员会提出以下的提案：

“大会

…

兹宣布

1. 凡在国际冲突中首先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国家应宣布为攻击者：

…
B. 支助在其本国境内组成而侵入他国领土的武装部队，又或不顾被侵犯国家的请求拒绝在其本国领土内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以断绝对这些部队的任何援助或保护。”

类似的语句可见于其他的苏联文件内，在此举不胜举。

(以色列)

最后以色列防卫部队的行动目的不是报复，也不是反击，因为上星期六以色列平民的生命已无辜丧失了，这是无法报复的。此外，行动的目的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为了夺取领土。过去和现在的目的始终是要一劳永逸地铲除邻近以色列地区的巴解组织，因为他们利用这个地区对我国一再进行惨无人道的侵略。

我们不要黎巴嫩的领土。我们接受而且尊重和黎巴嫩之间的国际边境。黎巴嫩的土地我们连一寸也不想要。我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铲除把混乱、痛苦和毁灭带到黎巴嫩南部的恐怖分子部队。我们希望见到正式的黎巴嫩中央当局在充份力量的支持下返回该地区接管控制权，不让恐怖分子部队返回现在由以色列部队占领的地区。我国政府已清楚地表示无意要霸占或吞并现由以色列部队占领的黎巴嫩地区，但是希望能够获得充分的保证，不会恢复原有状态。

我们已经创造了条件，使黎巴嫩政府能够对该地领土重新取得控制权，同时能够重新建立其在该地的主权权利。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因为我们将要造成一种局势，使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各种信仰的一般人民再也无需生活在恐惧之中，在他们之间的边境开放之后，可以和睦地生活；因为自黎巴嫩内战达到高潮以后，边境一直是开放的。任何有理性和善意的人对这种局势必定会予以赞成的。安全理事会如果对这种局势予以批评徒使它丧失信誉。

但是，我们的做法还有其更广泛的一面，范围越出我刚说明过的局部考虑问题。那就是，巴解组织完全彻底地反对和以色列有任何的和平。在巴解组织破坏性的思想中这个立场是根深蒂固的。在所谓全国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在开罗通过的十点纲领中、在全国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通过的十五点纲领中，以及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一九七七年八月在大马士革发表的声明中，都一再重申这个立场。除此之外，还有巴勒斯坦盟约，其中责成巴解组织要消灭以色列国。该组织在中东大多数人心目中是名誉扫地的。事实上，我认为它在中东的地位和它在联合国此地获得的重视成反比例。

萨达特总统最近澄清了他对该组织的意见。数周前他指出：

(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应当知道，如果他们打击埃及一下，埃及一定会回击十下。”或者正如《金字塔报》刚在上月恰当地指出的，“政治恐怖行为是必须予以铲除的毒瘤。”

约旦不容许巴解组织的存在，也不容他们以该国为基地进行活动。侯赛因国王曾在不同的场合称其为“一伙罪犯”。刚在几个月前，他在美国乔治亚的亚特兰大称，“巴解组织骑在巴勒斯坦人民头上。”叙利亚也不容许巴解组织利用其领土为活动基地，并对叙利亚境内的巴解组织进行最严密的管制。叙利亚大使对黎巴嫩最近发生的事件一定会猫哭老鼠，假装慈悲，并且装成很气忿的样子，但故意不提黎巴嫩内战时叙利亚军队对巴勒斯坦人的残杀和特勒·扎塔尔的大屠杀。

叙利亚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将军不久前在叙利亚军方报纸《提什林》报中指出过：

“我的巴勒斯坦同志啊，黎巴嫩的回教徒已经开始痛恨你们了。因为你们干涉及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个人自由。那么你们解放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们的崇高目标就是屠杀黎巴嫩人吗？也许你们的宏图是残杀大马士革塞米拉米斯旅馆的住客不成？巴勒斯坦同志们，你们错了，因为除了引起所有老实的阿拉伯公民的厌恶外，你们是一无所获的。

“巴解组织在特勒·扎塔尔白白地牺牲了数百人民的生命。为约旦和黎巴嫩带来了这样的灾祸后，这些革命分子还懂得什么叫解放？”

叙利亚国防部长是这样说的。

我对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行为有什么话好说呢？也许弗朗吉亚总统去年九月在贝鲁特电台发表的临别赠言最恰当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黎巴嫩今天面临一场由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阿拉伯人和外国人对黎巴嫩发动的战争。

巴勒斯坦人企图通过傀儡领导人从幕后统治黎巴嫩。当他们的阴谋失败后，他们改变手法，力图在黎巴嫩南部自成一国。

(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加紧进行残杀、掠夺、绑架、抢劫，引致内战爆发——这实际上是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巴勒斯坦人欺骗了黎巴嫩，今天他们正在欺骗其他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会和黎巴嫩一样受到巴勒斯坦人的祸害。

“现在叙利亚和科威特一样，看穿了巴勒斯坦人的奸诈。约旦比叙利亚和科威特先觉醒，但是黎巴嫩觉醒得太晚了。其余的阿拉伯国家仍然没有察觉到这个危险。”

当阿拉伯的代表不可避免地就该问题发表激动的演说时，安理会的成员国应记住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对巴解组织的真正看法。

大家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首先，这是对付扰乱世界的国际恐怖行为的战争的一部分——这种恐怖行为无孔不入，这种恐怖行为危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正常社会秩序。今天，意大利这个国家正面临恐怖行为的残忍表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担保不会受害。我们对恐怖行为不能有所选择；不能说有些恐怖行为是坏的，有些是可以宽恕的。对这种危及社会的邪恶、卑怯、危险的威胁行为，大家一定要予以铲除，否则对其予以鼓励，就终于使鼓励它的人被它反咬一口。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幸免的。

这个邪恶、卑怯、嗜血成性的恐怖分子联盟，是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安理会和本组织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制止。但是起码不要对那些坚决要和这种国际祸害进行斗争和那些不愿意向恐怖主义低头的力量加以阻挠。

我要重申，我们对黎巴嫩领土没有任何的图谋。我们希望黎巴嫩能够由黎巴嫩人控制，不是由其他人控制。关于这一点，各位代表可能体会到，我们的行动获得大部分黎巴嫩居民相当大的支持。我手头上的支持电文，是有名望的黎巴嫩人寄来的；这些人当中包括了黎巴嫩达穆尔的24,000名黎巴嫩基督徒；在内战中他们的兄弟姐妹遭受巴解组织的残忍杀戮，而且巴解组织上星期的攻击行动是从达穆尔这个城镇发动的。

(以色列)

值得指出的是，黎巴嫩代表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中明确地将以色列军队的撤退这一点和黎巴嫩能否在黎巴嫩南部“充分行使它的职权”这一点联系在一起。(S/12600)他既然明知道现在要求以色列军队单方面撤退只会使黎巴嫩再次陷入完全混乱的状态，而且会严重地损害黎巴嫩为达到对南部行使充分主权这个目标采取的任何行动，那么他为什么现在断然提出这个要求呢？归根到底，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目标是相同，这点我在开头的时候已经说过。唯一的问题是怎样达到这些目标。

此外，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同恐怖力量作斗争，也是同发誓要摧毁中东和平过程的分子作斗争。正当埃及和以色列面临中东今后和平谈判这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的时候，这些恐怖分子卑怯地进行攻击，杀害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在过去数星期，埃及和以色列的士兵在这场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这点不是偶然的。

安理会起码要保证其行动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不会对恐怖力量予以鼓励，保证以色列在过去几个星期作出的牺牲不会白费。

(约旦)

主席： 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 主席先生，让我在你任期的中期祝贺你极为能干地主持了本月份工作繁重的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并希望阁下在这段期间及将来均工作顺利。

过去五年来以色列得到了源源不绝的具有大规模和狂滥毁灭性的“玩具”，现在这些“玩具”又出现了，以色列找到了一个显示这些“玩具”的威力的借口，主要是对付那些伤亡数以千计的不幸平民和难民。 我们要向这种邪恶的英雄主义行径致敬。 它好象还嫌不足，所以又假借安全为名，大力搜购更多更为致命的杀人毁物以及毁坏黎巴嫩大好河山的武器，而它所假借的安全的名义就是指那些躺在墓地里的受害人的安全吧！

假如嫌 F 4 型飞机杀人不够多，或者在摧毁他们的受害者和敌人所居的小房子时不够有效的話，那么为什么不用 F 15 型飞机呢——今天有人告诉我现在已经在部署 F 15 型飞机了——甚至为什么不用 F 16 型飞机和尖端技术能够创造出的任何武器呢。 这一切都是以安全为名的。

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以来都在忍受着这种暴力、破坏和难民行列进一步增加的情况——难民包括了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和约旦人；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结束仍然遥遥无期。 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它绝不会使我们气馁，也不可能取得它宣称的安全目标。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类似情况都是以安全为名的假面具的恶性循环。 过去是三个，现在则是四个主权独立国家的领土被占领了。 任何事项总是有其因果关系的。 原因就是虽然以色列毫不重视联合国宪章和大会以及安全理事会无数决议的规定，但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以色列的领袖们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最根本权利，

(约旦)

他们冷酷无情地宣称这些权利并不存在而且从来就不存在。

我不打算从事辩论至今仍未解决的那些基本问题，三十年来对那些问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等于已经予以默认了。我不得不对我自己加以限制，不谈论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中的战争——即以色列对一个毗邻的主权独立国家黎巴嫩，一个联合国最早的会员国之一，进行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以及它对该地平民和巴勒斯坦难民进行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冷血的杀戮。那些巴勒斯坦难民住在那里，等待遣返原籍和赔偿，但一直都是徒然等在那里，甚至看不到一线希望。

我国代表团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确保以色列正规部队停止从海、陆、空三方面发动的武装侵略。我国代表团同时也敦促安全理事会命令现在占据着黎巴嫩南部大片领土的以色列军队立即撤走。

我为了找另一个词来取代“立即”这个字费了很大的劲，我们的惨痛经验证明，以色列侵略者可能把“立即”这个字解释为容许他们进行十一年的占领——或者甚至是永远的占领，一如他们占领的其它阿拉伯领土一样。或者安全理事会可以更为具体一点，例如规定“在十二个小时内”撤走。假如安理会不能采取果断的行动，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关于建立新移民点的消息，然后就是建立更多的殖民点以保障较早建立各点的安全；这整个过程的高潮是以色列人竟声称大约三千年前有一个以色列人或一群以色列人曾到过蒂尔或西顿，于是就建立了这些城市，成为他们的圣经记载的家园的一部分了。我们知道大约五十年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就对利塔尼河流域垂涎三尺，那是数以万计的黎巴嫩公民赖以生息的地方。但这些人民的生命，由于不幸并非出生于“上帝的选民”之家，所以对贪得无厌的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毕竟是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管你是什么种族、肤色或信仰，总不能把全人类一视同仁。

我们相信人人生来平等。可是很不幸，以色列人并不相信。

我的发言会很简短，因为现在的局势十分严重迫切，我不想长篇大论地浪费安

(约旦)

理会的时间。不过，我要指出：现在真正陷于危险之中的是安全理事会的职责，它是我们联合国系统的最高执法机构。多年来，由于它的纵容默许和对国际非法行为的容忍，它的权力已逐步地有系统地被侵蚀了。也有些联合国机构，例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很多其它机关，都在它们的领域进行着非常优异有效的工作。但我们只有一个安全理事会，它的神圣任务就是按照宪章的规定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各会员国的完整。难道它就把自己的责任由于不明智的和优柔寡断的行动而完全抛弃吗？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全世界都在焦虑地等候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不会又一次感到失望。

每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乃是每一个国家自己的安全部队的特权。假如它们失职或无能，也不准许他国侵犯邻近独立国家固有的不可侵犯性。而且一如赫佐格大使所指出，世界上有很多这种情况，我们都目击他国领土受到侵犯的事实。但这并不说荷兰人因此就可以入侵印尼或摩鹿加领土。

最后，以色列终于应该认识到奴役或驱赶人民或侵略他们的领土都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办法。以色列可能希望无限地扩张下去，但这种扩张最后必然会产生反效果，结果只会使不安全的地区更加扩大。

只有通过一个公正、全面和真正的和平才能得到安全，使本地区内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参予、都能够自由和尊严中享受这种真正的和平。

目前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步骤就是由安全理事会划清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界限，果断地行动，进而证明有组织的暴力和侵略是得不偿失的。这只能靠结束侵略和确保占领部队立即撤出黎巴嫩的行动来表达。

我保留在稍后的会议上进一步发言的权力，但鉴于局势的危急，我的话就说到这里。

主席：谢谢约旦代表对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叙 利 亚)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胡萨米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在我开始发言时，我要祝贺你就任这个庄严机构的主席。我确信以你备受推崇的品格主持安理会的讨论，加上你对国际事务的丰富经验，安理会一定可以作出它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守护者的表现。

现在并不是对中东冲突的起源或巴勒斯坦人民这场悲剧的根由长篇大论侃侃而谈的时候，因为此时此刻由于另一项以色列的赤裸裸侵略行动，使这场为期三十多年的冲突更形恶化，依然使那些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勇敢的黎巴嫩兄弟们一道再惨遭最丑恶的侵略、破坏和屠杀。

黎巴嫩这个热爱和平的小国又再度成为一场以色列预谋侵略的目标。整个黎巴嫩领土的南部都被侵入，许多黎巴嫩的村庄城镇以及巴勒斯坦难民营都被故意地摧毁。数以千计的新难民被迫离乡背井，数以百计的妇孺和无辜的平民被杀或受伤。

以色列无耻地发动其军事力量，动用了六个机动旅和 25,000 多士兵，以答复几天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突击队的行动为借口，一举征服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但是它们侵入黎巴嫩领土的范围以及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以海、陆、空部队入侵的方法，都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以色列侵略的预谋性质，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扩张和占领更多的阿拉伯领土。

以色列的借口是骗不了国际社会或世界舆论的。以色列不能够靠着占领更多的别国领土、造成更多的绝望的难民和毁坏其它人民的市镇村庄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得无法无天或使用暴力来满足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新的以色列侵略行动是在国际社会仍在努力消除以前以色列的侵略行动的后果

(叙利亚)

以及确保以色列从以前占领的西奈、戈兰高地、西岸和加沙等阿拉伯领土撤出的时候发生的。现在，以色列新的侵略行动已造成了第五处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而且进一步执行了它扩张和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政策。

以色列无耻地宣称其侵略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条“安全纽带”以及消灭“恐怖主义的根据地”。但是，显然百分之九十九惨遭以色列轰炸、突袭和攻击的受害人都是无辜的、无助的妇孺和其它平民。我们无须驳斥这种“安全纽带”的理论，因为毫无疑问，安全是不能以侵占更多的领土为基础的。事实上，以色列这次用作侵略借口的事件并不是来自以色列所攻击的领土的。

任何用作侵略和占领别国领土的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确保一国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对别国的安全和主权予以尊重。以色列本身要对黎巴嫩近年所经历的悲剧和困难负最大的责任。过去九年来，黎巴嫩一再成为以色列侵略行动——空袭和突击队突击的目标，虽然这是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但却并不是以色列第一次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假如以色列得不到美国近年来大量供应的复杂武器和战争机械的话，它是不可能对黎巴嫩进行侵略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和犹太复国主义在阿拉伯领土扩张移民点的作法等量齐增，这真是极大的不幸。据最近的报告，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数达42亿美元的军备，其中大部分是在过去四年里送给以色列的。假如美国没有给予以色列这样庞大和空前数量的军事和财政援助的话，以色列显然难以继续推行这种规模的扩张和侵略政策。显然这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扩张和侵略政策的一种鼓励。

我在发言之初便说过，现在不是详细谈论中东悲剧的细节的时候。但我现在要强调指出，最近这场侵略行动，证明了以色列没有资格享受和平，因为它的行动已经破坏了在本区域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任何残余希望。

面临这种进一步恶化的情况，联合国和它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机构，即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

(叙 利 亚)

并确保以色列入侵部队即时全部撤退。

绝不能让侵略者享受侵略的成果，因为假如让以色列从它对别国领土进行的赤裸裸的侵略和入侵得到任何好处和利益的话，这将会是对侵略者的一种公然鼓励，并且构成一项非常危险的先例，使其它侵略者认为动用武力和侵略是有利可图的，可以迫使别国让步或者得到政治和军事利益。假如让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提出条件，它才肯从它肆意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原则，入侵和占领的领土撤出，又怎能阻止一个类似的政权，诸如非法的罗德西亚政权，在明天占领赞比亚领土的一部分并且拒绝撤出，除非赞比亚先接受对其主权与完整有所影响的条件呢？

因此，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迅速通过一个坚定的决议，确认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确保以色列部队立即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对黎巴嫩领土的这种尊重和确保以色列侵略部队立即撤出的这种要求，绝不能与任何先决条件或所谓“安排”相提并论，也不能从属于这些先决条件或“安排”，因为那就等于公然违反宪章本身的原则。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秘书长在以色列进行侵略后的发言中指出：

“无论〔以色列〕这种行动的动机是什么，我对一个主权国家边界的被侵犯以及大规模的使用武力，只能表示痛惜……”。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项声明，并对秘书长在这方面所表示的关切，以及他自以色列侵略开始以来为控制局势而不断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秘书长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六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以第 S/12604 号文件印发）再度更为迫切地表示了他的关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在以色列侵略开始之初已经明确表示了立场。它要求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负起联合国宪章赋予它们的责任。叙利亚的声明全文载于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上述信件中附件二的第 2 页。我只想引述声明的最后一段：

(叙利亚)

“鉴于上述情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深为关切正在黎巴嫩南部发生的种种事件，呼吁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负起宪章所赋予的责任，立即进行干预，以阻止对联合国一个会员国所进行的侵略，并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使以色列部队即刻从黎巴嫩领土撤出。”(S/12604，附件二，第5页)

在最近这次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以前，中东的局势已经是充满了爆炸性。现在该区域的国家与人民都寄望安理会能够立即结束以色列的侵略并确保以色列部队立即撤出。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无条件地支援兄弟般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我们深信联合国会员国的压倒多数都会加入这种团结一致的行列。

现在是安全理事会履行其责任的时候了；现在是这个机构遏制侵略和侵略者的时候了。

最后，我要就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刚才所作的指控说几句话。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转移国际机构对正在审议的项目的注意的企图早习以为常。以色列代表在今天的发言中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部队的作用等等作了种种指控。几乎不须说，事实足以驳斥这些指控。众所周知，叙利亚部队是阿拉伯和平部队的一部份，它们在黎巴嫩境内的活动是合法的。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主席先生, 我本人和利比亚代表团要祝贺你就任三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相信以你这样的才能与经验一定能够把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带向一个成功的结局。

主席先生, 我也要向你和安理会各成员国表示感谢, 使我有这个机会参加这次非常重要的辩论。

我们已倾听了一些代表在此发言, 包括我们的兄弟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代表。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当然也会发言。黎巴嫩代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当然比我更有资格向安理会提供详细情况。因此我就不想长篇大论地发言了。

我们也听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的发言。我们听他一再地喋喋不休。我们已惯于听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及其在联合国的代表的欺骗和谎言。实际上, 这还不止是欺骗和谎言的问题; 也是傲慢的问题。这种傲慢之言是以色列领导人的特点,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期。我们已听了梅纳汉·贝京的发言, 也听了赫佐格的发言。他们所用的是大约四十年前我们在欧洲听到的同样的语言。这是一种威胁的、傲慢的、暴力的语言, 也就是纳粹主义。纳粹主义又再生了, 并且由那些声称曾受纳粹分子迫害、成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的人们把纳粹主义移植在我们的地区中。如果这些人的确是纳粹分子的受害者, 那么他们确实从纳粹分子那儿学到了东西。他们是欧洲纳粹主义的门徒。

这种极端的傲慢已经开始干扰每一个人, 即使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 即使那些建立以色列,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而将它强加于阿拉伯民族的这个中心地区的势力, 也都感到干扰; 即使那些给予这一个投机家集团财政、经济和政治上的支助使他们能在这个地区立足, 得以残杀巴勒斯坦人, 继续其种族灭绝政策的势力, 也都感到干扰不安。

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说, 以色列并没有侵略, 这只是抵抗侵略——所谓恐怖分子的侵略——的自卫行动。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我们知道，大家也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个地区的目的是要扩张领土。他们找到了借口，将来他们的确还会再找借口。就以这一次来说，三月十一日的事件就给他们用来作为继续其种族灭绝和扩张主义政策的借口。但很明显，早在三月十一日之前以色列就已进行准备。他们知道类似的事件是会发生的，巴勒斯坦人民正为争取独立生存而战斗，所以实际上随时都会发生一个事件。

因此，为了制造国际和当地的气氛以消灭巴勒斯坦事业，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制止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消灭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确已为此事准备了好些时候了，正如我所说的，三月十一日的事件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但即使如此，这也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借口。赫佐格先生谈到国际法。如果他所谈的理论在国际法中被采用的话，那可就危险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种借口早已在世界各地的侵略战争中使用得很久了。

主席先生，贵国可以用同样的借口来侵略爱尔兰。的确，北爱尔兰是有些组织同贵国政府不和。世界各地都有一些能够为一国的侵略找理由的情况。

的确，渗透活动是有的，但就这个具体的事件来说，即使是渗透活动，也不是越过边界而是从海里过去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问题是它想隐瞒一件丑事，因为就事实看来，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所谓的安全是唬人的。以色列在这个地区并没有安全。我不是单指那个事件而言；在这种战争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尽管有关以色列的安全设施和以色列部队的潜在实力，有那么多神奇的说法，但一个小小的橡皮艇能够过得去，在以色列海岸登陆，这就使特拉维夫的统治集团吃不消了。

这对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有鼓舞作用，因为三十年来阿拉伯国家都不能制止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而是因为我们就某种意义上说，很不幸地受到以色列宣传的洗脑，认为以色列是不能击败的，以色列的安全是处于超人的领域中。

贝京先生试图摆出一付强人和老鹰的姿态，但已经被揭穿了，他只得尽力去掩盖这个事件。人人都知道，即使有那么一个小事件也不是症结所在。不管怎样他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们还是会去侵略黎巴嫩的，因为那是他们的计划和战略的一部分。但或许他们不知道巴勒斯坦人会从海上来并且沿着海法—特拉维夫公路而来。

赫佐格先生谈到国际法，但国际法是有已经确立的准则的。各民族都有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有权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当他谈到国际法，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在哪里呢？他说巴勒斯坦人民是恐怖主义者，但整个一个民族能说都是一邦恐怖主义者吗？现在他希望攻击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并责怪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恐怖主义。

人人都知道联合国的根本罪过是它建立了一个由一个恐怖主义集团组成的以色列国，他们通过恐怖主义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巴勒斯坦人民。现在这个实体，这个种族主义恐怖主义集团是由一位恐怖主义者所领导，这个人，主席先生，你也知道是英国警察曾经追缉的。所以赫佐格先生，请不要来这儿控诉恐怖主义而说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恐怖主义，你们这个恐怖主义集团就是联合国所建立的，正如我所说的，联合国的根本罪过就是让这个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集团骑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头上。

我说过，我现在不打算长篇大论。我相信我还会有另一个机会向安理会发言。

赫佐格先生的发言不少是针对我国——利比亚的，我要简短地答复一下。他说了些关于我国是恐怖主义者的乐园或世界的恐怖主义大本营之类的话。如果他所谓的恐怖主义就等于是民族解放运动，那么说我们是这种运动的大本营或许是对的。我们从不隐瞒，我们支持非洲和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打倒种族主义而战斗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黑色的非洲，我们帮助为打倒种族主义而战斗的运动，在巴勒斯坦，我们帮助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战斗的运动。

我国人民经历过种族主义。我国人民同法西斯主义战斗了四十年，在反抗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我国人民有百分之四十五丧生。我们从不隐瞒我们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我们在非洲和中东都同他们站在一起。

但已经有两三年了，特别是在美国，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大众传播、美国参议院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都制造了反利比亚的宣传。还是陈腔老调，但我们不会给吓唬住的。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观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我们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将永远继续下去。

还有一点。就象往常一样，赫佐格先生提到了阿拉伯问题。他引述了一位阿拉伯权威人士的话，而用这个权威人士来驳斥另一个阿拉伯权威人士。不错，这种问题是会在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民，其版图是从大西洋沿伸到波斯湾的阿拉伯民族中出现的，这一个由 22 或 23 个国家组成的民族住居世界上的一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的，我们的确有问题——社会和经济的问题。我们必须遭受外国占领之后的影响。我们曾受到许多势力的占领。我们曾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占领下的受害者。我们有过问题，但阿拉伯世界的这些问题应该同法国发生的问题作比较。比较之下，这些问题算不了什么，若同美国的内战相比，也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

阿拉伯世界的斗争是在某些阿拉伯国家中掌权的势力之间的斗争，这些掌权的势力未必是真正阿拉伯群众的代表。在电视上各位已看到阿拉伯群众作了什么反应。一个年轻的黎巴嫩或巴勒斯坦人或许快要死了，但他的手指举起，作出胜利的手势，显示了阿拉伯群众的真精神。一个阿拉伯老妇在一间贝鲁特医院中，她亲眼看到她的儿子被犹太复国主义的炸弹炸死——我想甚至是炸碎，但她向采访的记者说“告诉他们”——也就是指全世界——“我还有两个儿子活着”。这就是我们在阿拉伯群众中见到的一种精神。

有些人来到这儿并引述阿拉伯领导人的话，他们谈到那里打的仗是我们阿拉伯人之间在打仗，也谈到我们之间彼此相辱骂。但我们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却是生死斗争。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袭击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基地，可以打击巴解组织的一个部分。但还有其余三百万准备牺牲性命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将为反抗占领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化而战。阿拉伯人民将支持他们。

我的结论是：其他的解决之道是没有的。如果不能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这个地区就不会有和平与拯救之途。使用武力是不能达成解决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终将失败。他们不能消灭一个一亿五千万人民的民族。在本世纪末叙利亚将有二千万居民，埃及将有七千五百万，所以逻辑和历史的演变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利。

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继续他们的无耻的政策。他们可以任意继续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制造问题——现在或许是在阿根廷。他们可以支助纳粹党派来恐吓犹太人使其臣服在他们的旗帜下，就象他们已经干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者杀戮伊拉克的犹太人以便使犹太人离开那个国家。他们甚至可以在美国干这种事，但他们是在玩火。事实证明，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要给犹太人制造问题。即使一个美国希特勒出世，即使我们阿拉伯人必须再度为此付出代价，犹如我们过去必须为纳粹政策付出代价，我告诉你，这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

就我们来说，我们同犹太人无冤无仇。我们尊重犹太教。我们甚至准备欢迎1700万或1800万的犹太人进入阿拉伯国家。我们要犹太人平安地留在这儿或其他地方。我们不要反犹太主义者把他们赶跑，所以他们来到我们这儿。自从三月十一日的事件以来，甚嚣尘上的只是宣传；这里的所有大众传播都在谈阿拉伯的残暴，并且亮着儿童的照片，仿佛这里的人民对残暴和恐怖主义是一无所知。但越南战争的记忆仍然是新鲜的。

在攻打黎巴嫩之后，一切如常地继续着，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有人为一两个人祷告，但在黎巴嫩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消灭却没有人为他们祷告。昨天在电视上，纽约市长和纽约州长凯里先生戴上了犹太小帽——这是选举拉票的一贯手法，不是吗？——开始为犹太人的命运长吁短叹，好象他们已变成了在巴勒斯坦受压迫的少数。

科克先生说，犹太人已到黎巴嫩去帮助保护那里的基督教社会。我倒要问科克先生，以色列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基督教徒又干了什么？特尔齐先生，一位阿拉伯基督徒难民，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儿的代表。他是一个难

(巴解组织)
民。让犹太复国主义者告诉全世界他们把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怎样了，他们在基督教的发源地耶路撒冷干了什么。他们是骗子，全世界都知道，但不幸的是他们有势力，特别是在这个伟大的国家这儿。

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我快说完了。我只要说，我保留于必要时再发言的权利。我国请求安全理事会行使它的职责，命令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部队立即撤出黎巴嫩。

主席：今晚发言人名单上最后一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庄严的安理会再度开会讨论中东局势——一个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由于这个地区的情况严重，战斗日益加剧，我将非常简短扼要地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相信在你慎重老练的指导之下，安理会将采取适当措施保证使以色列的侵略立刻行止并结束继续不断的流血。

以色列对平民村落与城镇的空袭，使数以百计的无数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丧生。以色列装备着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免费供给的最精良武器，只是想要实现一个多年的梦想。我们诚恳地希望安理会将命令侵略部队立即彻底撤出一个会员国的领土。

巴勒斯坦人碰巧是在黎巴嫩；这是因为他们被驱逐到那儿去。他们到那儿并不是自己的选择。他们是在刀尖之下，是在一个罪恶的恐怖阴谋下被驱逐的。我是指所谓的以色列武装集团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所犯的罪行。特别是我记得在英国接受委托管理期间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德尔亚幸进行的屠杀，残忍地屠杀了254名阿拉伯儿童和妇女。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那个策划德尔亚幸屠杀的不是别人，正是以色列现任总理梅纳汉·北京。

今年三月十三日北京告诉以色列国会说“无辜的血将不会白流的”。我们说，无辜的血不要再流了。北京在同一个场合说：

“我们将铲除一只邪恶的手在未来伸向我们子女的可能性。”

(巴解组织)

我必须向安理会各理事国强调，我们也是有心爱的子女的；我们也不能再看到我们的子女拣起以色列飞机——我再说一次，美利坚合众国供给的飞机——扔下的那些实际上是饵雷的玩偶。

埃泽尔·魏斯曼和莫迪凯·格尔前几天骄傲地说，以色列这次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并根除黎巴嫩南部的恐怖主义者集中点。请注意消灭这个字。什么是恐怖主义者的集中点呢？它们是巴勒斯坦难民居住的营区。但铲除巴勒斯坦人的行动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一八九五年赫兹尔就策划了。赫兹尔于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二日写道：

“当我们占据这块土地时，我们将立刻为接受我们的国家带来好处。我们必须温和地没收拨给我们的土地上的私人财产。我们将试图鼓午边界另一边的一贫如洗的人民，使他们在过境国中获得工作，但不能让他们在我们自己国家中获得任何工作。”

那些“过境国”其中之一正是黎巴嫩。但过境到那里去呢？到灭亡和绝种之地。

至于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要占领和兼并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对于这一点我只想几句话。一九一九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拟订了这个犹太祖国的未来目标并说犹太祖国北方的疆界将是：

“在西顿附近的地中海上的一个点，并且沿着黎巴嫩丘陵分水岭一直到卡拉昂桥，再到比雷，……”

等等。这正是过去这几天以色列军事行动所占据的领土。

或许我应该给各位代表看一张一九一六年设计而提交给和平会议的地图。这张地图正好显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宣称的边界，犹太复国主义野心可能暂时止于此处。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日由美国免费供给或几乎是免费供给的以色列飞机袭击并夷平了一个村落。结果造成一百个以上的儿童死亡——似乎没有人出来为此说话。

有人在安理会告诉我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是一个反对和平的恐

(巴解组织)

怖主义强盗集团。我们过去已经说过了，现在在安理会再说一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曾积极响应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举行一次由有关各方以平等地位参加的和平会议，并赞同大会的和平会议计划。但谁阻碍了和平呢？我想对和平的努力和对安理会制订并通过的一个决议——我指的是受到五花八门的错误解释的第242(1967)号决议——的可耻打击是当这个决议受到最后的错误解释时，梅纳汉·贝京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他说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和希伯伦等地是“解放”的土地而非“占领”的土地。还有什么比这对和平前景的打击更大，更致命的呢？阻碍和平的是贝京和他所代表的势力。

奇怪的是确有人在安理会告诉我们说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到那儿去保卫基督教。我不要以一个基督徒的身分来说，也不要以一个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的身分来说，就以一个人的立场来说吧。我要念一段以色列国会通过的第1313号法律草案：

“凡是给钱或答应给钱，与钱等值之物或别的好处，以便使一个人改变他的宗教或怂恿一个人使他改变另一个人的宗教的人，应判处五年监禁或罚金50,000以色列镑。

“凡是接受……应判处三年监禁或罚金30,000以色列镑。”

现在有人却来到这里说“保卫黎巴嫩的基督徒”。这是对安理会的智慧的一个最大侮辱。

今天下午，不结盟国家声明它们对于以色列的罪恶袭击所持的立场如下：

“协调局一致谴责最近这次以色列对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略行为及其扩张主义政策。这次侵略，在黎巴嫩领土内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以及大批难民从黎巴嫩南部地区向外移动。

“协调局认为以色列最近的野蛮武装袭击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危害居住在黎巴嫩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消灭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所系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科威特)

我那来自黎巴嫩的兄弟说“让我们的人民活下去。”我说：让我们的人民活下去，让他们返回家园，能够象人一样的活着。

在结束时，我只能重复来自黎巴嫩的兄弟的话。安理会和世界大家庭应一致要求侵略者立即停止敌对行为，立即撤军，这也是我们在黎巴嫩的人的要求。

主席：科威特代表想要在此时发言，现在我请他发言。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我希望以色列代表在这儿；他原先是在这儿的，但离开了。我对他的发言有一点意见。

在他的发言过程中，有些地方提到我国和安理会。事实上，他是要我给他一个回答，我现在非常乐意这样作。

首先，我感到欣慰地注意到科威特的报刊引起他的兴趣，并且他和以色列政府都是科威特报刊的忠实读者。我们为我们的报刊感到荣幸；这是自由的报刊，每人都有权发表他的意见。但引用科威特的报刊并不能帮助什么；对他的发言是有损而无益的。真的，我听到有人引用科威特报刊的文字是非常高兴的。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就他长篇大论的发言来看，他对安全理事会的轰击侮辱，以及一大堆歪曲事实的挑衅言论，不能不加以评论而将它放过。

我读过载于S/12607号文件中的以色列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他在信中说“我……请你召开安全理事会……”我想不通的是他既请求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审议我们现在所辩论的问题，而事实上却侮辱安理会，破坏安理会的权威并诋毁安理会的完整性。

既请求安理会召开会议来审议这个问题，又加以侮辱，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我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联合国的道德权威已经式微了。是的，的确如此，但为什么呢？是因为以色列和南非的缘故。以色列正在它于一九六七年强迫占领的领土上享受一个罗马假日——尤有过之：它正是在西岸和加沙享受一个节庆日，建立犹太移民点，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这当然有力地证明了联合

(科威特)

国道德权威的式微的说法。但是这种式微是由于象以色列这种国家的存在所造成的，它藐视《宪章》，蹂躏了《宪章》的根本原则。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关于恐怖主义。这是他的发言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其中有很多关于恐怖主义的激动言词。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其总理和一个清一色的、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记录是分不开的；以色列是唯一的由一位以清一色的恐怖主义记录自豪的总理来指导和统治的国家。所以我觉得相当矛盾而荒谬可笑的是，作为一个正是以过去的恐怖主义记录自豪的贝京总理所统治的国家的代表，他竟然还长篇大论地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作文章。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关于以色列代表所提到的科威特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立场。是的，我们立确支持巴勒斯坦人；这不是什么秘密。他一定以为他提起这个问题就会象美国人所说的“撒豆子”泄漏了什么秘密似的。

我们的确支持巴勒斯坦人自决的权利；我们这样作是按照联合国宪章，也是按照指出这个权利的联合国成堆的决议。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正是为了促进联合国宪章；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正是遵照联合国的命令与指示。我们决不会逃避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引以为荣并感到欣慰的一个责任。

以上只是我今晚所要说的一些初步的话；这些话实际上是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所触发的。

下午八时零五分散会